

大 学
中文系

自学丛书

语言理论



YUYAN LICUN

大学中文系自学丛书

语 言 理 论

东北师范大学

宋振华 刘 伶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语 理 论

Yǔyán Lǐlùn

宋振华 刘 伶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340,000 开本: 850×1168 $\frac{1}{2}$ 印张: 14 $\frac{1}{2}$

印数: 1—19,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于 乞 责任校对: 马玉德
封面设计: 安今生

统一书号: 7090·254 定价: 1.65元

目 录

导言	1
§ 1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2
1.1 语文学与语言学	2
1.2 语言实际和语言理论	5
1.3 语言学与其他科学	8
§ 2 语言学的性质和任务	10
2.1 语言学的性质	10
2.2 语言学的任务	14
§ 3 语言学的分科及其新趋向	15
3.1 语言学的分科	15
3.2 语言学分科的新趋向	19
§ 4 语言学和马克思主义	21
4.1 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语言学	21
4.2 语言学应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22
4.3 尊重事实，重视实践，善于继承，勇于创新	23
一、语言的本质	27
§ 1 关于语言本质的种种答案	28
1.1 把语言看做是自然现象	29
1.2 把语言看做是精神现象	29
1.3 把语言看做是社会现象	29
1.4 把语言看做是混合现象	30
§ 2 语言不是自然现象	30
2.1 认为语言是遗传的本能	31
2.2 认为语言同种族有必然联系	32

2.3 认为存在着基本相同的“婴儿语”	33	2.5 认为语言不过是一种物理现象	36
2.4 认为动物也有“真正的语言”	35	2.6 划清三个界限	37
§ 3 语言是接缘性的社会现象		42	
3.1 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42	3.3 语言和自然界、精神活动的关系	49
3.2 语言的接缘性	45		
§ 4 语言的物质性		51	
4.1 三种看法	51	4.3 接缘性的物质	53
4.2 语言的时空性	52		
§ 5 语言的共有性		54	
5.1 共有性是语言的重要特点	55	5.3 个人与社会的统一	56
5.2 共有性的不同形态	55		
二、语言的职能		59	
§ 1 作为交际工具的职能		61	
1.1 人类交往的工具	61	1.3 语言的命运所在	65
1.2 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63		
§ 2 体现思维的职能		66	
2.1 思维与思想	66	2.3 人是词的动物	72
2.2 语言是思维得以形成的工具	67	2.4 语言是发展思维的武器	74
§ 3 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		77	
3.1 语言与生产力的发展	77	3.3 “人工智能”中的语言研制问题	83
3.2 语言信息手段与生产工具改革	79		

§ 4 语言诸职能间的关系 89

4.1 交际职能为主，其他 职能为辅 89	4.3 职能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90
4.2 语言职能与两种生产 89	

三、语言的结构和体系 95

§ 1 语言的结构 96

1.1 交际行为的复杂性 97	1.5 语义系统的各单位 107
1.2 语音与语义的统一 98	1.6 词汇系统的各单位 112
1.3 语言结构与内部语言 学 103	1.7 语法系统的各单位 116
1.4 语音系统的各单位 105	1.8 语言结构的层级 118

§ 2 语言的体系 119

2.1 体系的概念 119	2.4 词汇体系及其比较 129
2.2 语音体系及其比较 121	2.5 语法体系及其比较 135
2.3 语义体系及其比较 123	2.6 一个句子的译文比较 145

§ 3 语言的符号性 148

3.1 符号的概念 148	3.3 词的三种特性 152
3.2 语言具有一般符号的 特性 150	3.4 随意性的大小 154

§ 4 语言体系的稳定与变化 156

4.1 语言体系的稳定 157	4.3 共时与异时 162
4.2 语言体系的变化 159	

四、社会和语言 169

§ 1 语言与上层建筑 170

1.1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171	1.2 语言与上层建筑的 特殊联系 172
----------------------------	--------------------------------

1.3 语言不是基础的上层建筑	174
§ 2 语言与阶级	175
2.1 语言不是阶级现象	176
2.2 语言中的阶级痕迹	178
2.3 社会变革与一般词汇	180
§ 3 语言与文化	182
3.1 语言是文化的形式	183
3.2 语言(尤其是词汇)	184
反映着文化变革的	193
3.3 文化变迁对语言的影响	194
§ 4 语言与言语	195
4.1 言语是语言的社会变体	195
4.2 说者(即发出者)	196
4.3 听者(即接受者)的	196
4.4 环境(即语境)	197
社会属性	196
§ 5 语言和民族、国家	199
5.1 民族、国家与语言	199
5.2 多民族国家的语言状况	202
五、语言和意识	207
§ 1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物质	209
1.1 语言结构体系的物	209
质性	209
1.2 语言的生理基础	212
1.3 信息系统的物质性	215
1.4 语言是结构和过程	217
§ 2 意识是精神	220
2.1 意识及其相关概念	220
2.2 意识的形式和内容	222
§ 3 语言与意识的关系	223
3.1 语言与意识的特殊	223
联系	223
3.2 两种非思维意识	224
3.3 非思维意识与语言	226

§ 4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230
4.1 思维的社会性	230
4.2 思维是一种运动	232
4.3 语言的可切分性	233
4.4 语言和思维的内容和形式	235
4.5 一些争议问题评述	238
六、语言的产生和发展	247
 § 1 语言的产生	248
1.1 语言起源研究的概况	249
·····	249
1.2 种种起源论评价	257
 § 2 语言的发展	269
2.1 什么是语言的发展	269
2.2 语言发展的原因和规律	272
·····	272
2.3 语言的发展过程	281
2.4 语言发展的历史阶段	292
七、语言和文字	298
 § 1 文字的性质和作用	299
1.1 文字学与语言学	299
1.2 文字的性质	300
1.3 记录语言的三种情况	302
·····	302
1.4 文字的社会性和文化意义	303
·····	303
 § 2 文字和语言的关系	306
2.1 几种似是而非的主张	306
·····	306
2.2 文字和语言的差别	306
·····	306
2.3 文字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	310
 § 3 文字的类型	313
3.1 发生学分类	313
3.2 功能分类	315
 § 4 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316

4.1 文字的起源和语言 的起源	316	4.3 字源学问题	320
4.2 原始文字与书籍文字		4.4 文字和语言结合的过程	
	317		321
§ 5 文字和文字学展望			323
5.1 文字仍在发展中	323	5.3 文字学的展望	327
5.2 文字改革问题	324		
八、语言的研究方法			331
§ 1 语言研究方法的变革			332
1.1 静态描写、历史比较 到结构分析	333	1.2 接缘性与方法论	335
§ 2 静态的演绎方法			337
2.1 传统语法	337	2.3 形态分类评价	340
2.2 形态分析法	338	2.4 成分功能分析法	342
§ 3 历史的比较方法			344
3.1 历史比较法的原则	344	3.3 世界语言的谱系	348
3.2 历史比较法与谱系 分类	347		
§ 4 结构分析方法			348
4.1 结构主义语言学概况		4.3 哈里斯的分布法	351
	348	4.4 转换生成分析法	355
4.2 美国描写语言学与 人类学	349	4.5 “切夫语法”	366
§ 5 语言研究的辩证法			369
5.1 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石		5.3 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语言 研究中去	377
	369		
5.2 语言研究的根本方法			371

附录：

1.世界语言谱系	382
2.我国诸语言系属	402
3.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貌	405
4.世界文字(图例)	411
5.简略语言学年表	419
6.索引	426
参考书目	462
后记	463

导　　言

要　　点

语言学是专门研究语言的科学，是人们对语言现象认识的概括和总结。语文学是为研究古代文献和口传的经典服务的。语言学是从语文学中脱胎出来的。在语言学研究中，有人以十九世纪为线，把语言学的历史分为“前科学”和“科学”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这种区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

实际是理论的前提和基础，理论都是从实际中来的。但是二者又是不同的，有各自的内容。理论又分具体的和一般的。由语言到语言学，这也就是由实际到理论的过程。

语言学的性质是由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它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相互接缘的社会科学。弄清语言学的接缘性质有助于明确语言学的发展方向，有助于吸收继承语言学的遗产，有助于对语言学各种流派的正确评价。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对语言内部发展规律的研究，其他任务都要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去提出和完成。

语言学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科。语言学的各种分科既不是绝对的，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总是呈现出两种趋向：分工趋向和一体化趋向。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语言研究提供了“出发点”和研究方法，它是我们从事语言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在语言研究中既要避免“代替论”的干扰，又要警惕“怀疑论”的侵袭。

§ 1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语言学是专门研究语言的科学。任何科学，都不过是人类对客观事物认识的结晶，语言学则是人们对语言现象认识的概括和总结。随着人们对语言现象认识的每一个飞跃，语言学就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而形成语言学发展的不同阶段。

1.1 语文学与语言学

在两三千年前，语言研究就开始了。根据研究的内容和目的，一般把语言研究划分为语文学和语言学两个阶段。在欧洲，古代的语言学叫语文学(philology)，它是研究古代文献的，所以我们有人把 philology 译为“文献学”。在我国，古代的语言学叫“小学”，相当于西方的语文学。当时所研究的古代语言，实际上都是留存下来的古代书面语言或口传下来的经典。所以这种学科往往包括字源、文法、修辞、训诂、音韵诸内容。大体上，古代印度学者是从说明古代经典《吠陀》开始的，希腊学者是从阐述《圣经》开始的，古代中国学者是从研读《五经》的义音开始的。这时的语言研究是为保存传授或解释这类经典服务的，对语言尚未作连贯的系统的研究。尽管如此，它的成就是巨大的，作为一种语言研究，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任何科学都不是单纯地积累事实和材料，而是要从事实、材料和实践经验中认识其本质，发现其中的规律。海员都懂得使用杠杆，商人都能熟练地使用天平秤。但大家都承认，阿基米德发现杠杆定律对几何学的诞生起重要作用；化学现象象自然界一样古老，但谁也不能否认，十七世纪波义尔的化学著述对化

学成为一门科学是有功绩的；语言实践也象人类一样古老，但它成为科学却只能是在人们有目的地把语言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时候才开始的。语言研究经过语文学阶段而达到语言学阶段，是历史的必然。

语言学(Linguistics)和语文学相比较，有哪些不同呢？首先，它把研究领域扩充、转移到人们说的语言上。不只限于书面语，也包括口语在内，不只限于古代语言，也包括现代语言在内。其次，它不只在一种语言内打圈子，开始研究各种语言之间的共同性问题。这时的语言学家多是懂得许多种语言的人。第三，它的研究目的也不再只是为读经和解释古代文献服务了。

这样就出现了语言学的历史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的问题，即叙述语言学的历史应当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语言学界有一种通行的说法：十九世纪才产生了语言学，或者说才有了真正的语言科学。我们不妨用苏联语言学家A.C. 契科巴瓦的主张为代表^①。他在五十年代初的论著中认为：“语言的科学，溯其起源，迄今不过一百五十年”。并把语言学史划分为“前科学”时期和“科学”时期，写道：“语言研究的整个历史可分为两个意义迥然不同、价值不等的时期：第一个是科学前的时期（自古代起到十九世纪），第二个是科学时期（自十九世纪起）。”其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只有在应用历史观点的基础上去研究语言的时候，语言的研究才变

^① 这个看法的出处，可以追溯到新语法学派的著述，后来影响较大的是德·索绪尔，他认为应有语法研究、语文学和语言学三个阶段。这里以契科巴瓦为例，是因为他的意见从五十年代以来，曾在我国广为传播，其实作者的意见是承袭索绪尔等人的学说。

成科学的研究。”^① 我国许多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也多引述这种观点，因此，这种看法几乎成了定论。

我们认为这种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出现为标志的划分法，即之前的均为“非科学的”，之后的均为“科学的”划分法是不妥切的，因为这种分期法并不符合语言研究的实际。公元前三世纪我国汉代对文字的形音义研究，公元前四世纪古印度对形态结构的探究，希腊对词类划分及其语法范畴的分析等等，难道仍是“非科学的”？两千多年来，人们不是一直在沿用这些规则吗！当然，这些规则现在更加确切、具体而深刻了。至于十七八世纪所出现的“技术语法”则更是对古代语言学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而绝不是无系统的零散的非科学的语言知识的汇集或对语言现象的主观臆测。看来，这种“前科学”和“科学”的划分本身是“不科学的”。

总之，语言研究一经从古代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中分离出来，并以语言为其专门的研究对象，语言学便“呱呱坠地”了。认为十九世纪才有了语言学，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理论上也说不通。正象我们不能说十九世纪才有科学一样。只能说，十九世纪才有了与十九世纪相应的语言学。如果要求中世纪的语言学就达到十九世纪语言学才可能达到的水平，那只能是妄想。把十九世纪的语言学说得神乎其神，是不合适的。实际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十九世纪的语言学只不过是人们对语言的认识的一次飞跃反映在语言学中罢了。把十九世纪语言学说得天花乱坠的结果，必然导致对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成果的贬低。马克思恩格斯对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是十分重视的。

现代的某些语言学家往往有苛求古代语言学的倾向，说

^① 契科巴瓦：《语言学中的历史主义问题》。

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没有运用历史方法去处理语言事实，没有研究人们的口语，没有分析出语言间的亲属关系，等等。他们忘记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决不是取消原有发现的意义这个道理。我们看一看辩证法奠基人黑格尔是怎样把科学体系的差异看做是真理向前发展的必由之路吧！他深入浅出地指出：“花朵一开放，蓓蕾便消失了，可以说蓓蕾因此而被否定；花朵接着又凋谢了，出现了果实，于是果实又宣告花朵是植物的一种虚假存在。各个阶段互相否定，它作为存在的形式，不仅仅是互不相同，而且是互不相容的，同时它们还互相制约。这些形式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每一个形式在这个统一中都是必要的，它们合起来才构成整体”。①语言学不也是由古代形式、近代形式和当代形式所构成的一个整体吗！

1.2 语言实际和语言理论

语言学也象其他科学一样，可以相对地分为实际部分和理论部分。实际部分是指材料、数据、事实或问题的集中整理；理论部分主要指对已有的实际——材料、数据、事实或问题的分析概括，找出本质的东西，使其条理化，上升到理论，形成学说。如果说实际部分主要是“摆事实”，那么，理论部分就主要是“讲道理”了。

理论部分又分具体语言理论和一般语言理论。对某种语言的实际或现象的分析概括，使其条理化，从而形成理论，如高名凯先生的《汉语语法论》，王力先生的《中国语法理论》，吕叔湘先生近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等著作均属于具体语言理论部分；以各种语言实际、现象或理论作为基础，对语言的本质、起源、发展和功能、结构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概括，使其条理化，从而形成学说，如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

① 阿尔森·古留加：《黑格尔小传》，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8页。

程》，高名凯先生的《语言论》，岑麒祥先生的《普通语言学》，朱星先生的《语言学概论》，以及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萨丕尔的《语言论》，契科巴瓦的《语言学概论》，兹维金采夫的《普通语言学纲要》，高都赫夫的《普通语言学》等等均属一般语言理论部分。一般语言理论和任何具体语言理论不同，它所研究和解释的是整个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把语言一般理论的研究叫做语言学中的“哲学”部分。我们这本《语言理论》就是研究与解释一般理论的书。

实际和理论可以相对地分开，是为了指出他们之间的差别性，即对立的一面；但又不能忽略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即有统一的一面。实际里面有理论，理论都是从实际中来的。没有和实际无关的理论。语音是任何语言都有的现象，从许多语音现象中可以发现许多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语音理论。世界上有那么多语言，人们总是用语言达到相互了解的，这也是客观存在的实际现象。从多种语言中，发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从语言现象中概括抽象出来的，它可以用来指导语言实践，这就是语言理论。理论反映对客观实际认识的深度。

实际和理论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受一定条件所制约。如，我们把语音分为元音和辅音两类，这是从许多语音现象中归纳概括的，这种归纳概括是“理论”。但在另外的条件下，元音辅音这样的事实又可以作为实际。如，人们发现不同的语言中的元音和辅音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在此基础上归纳概括出来不同语言的语音体系。再如，从大量的词的实际归纳出来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这是理论，但从抽象出来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中归纳概括出来词类，这时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又成了词类理论的实际。可见在理论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抽象出更高一级的理论来。在这种情况下，供做发现高一级的

理论的“理论”，就成了实际。所以，我们说实际和理论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如果当成绝对的就会陷入形而上学。过去学过的语言学概论一类的理论知识中就有许多具体语言的实际知识了，而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外国语一类的实际知识中就已经有许多理论（主要是具体理论）知识了，只是各自的重点不同罢了。

直至目前仍有一种错觉，似乎语言学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科学，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也有它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旧中国的语言学是个“冷门”，甚至把语言学当做是一种“不能生利的”点缀品，或者搞成一种高不可攀的、古怪的东西，这样，就使语言学这种本应该普及的科学处于严重脱离群众的状态之中。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由于研究者的努力，尤其新中国建立以来，语言学有了新的生机，但是，由于对中国的语言实际研究不够，很少提出符合汉语实际的理论，多是模仿或转述欧美、苏联语言学界提出的语言理论。可以想见，这些转述的理论当然不能完全恰当地指导我国的语言实际，甚至脱离了我国语言实际，久而久之，这种理论就被视为可有可无的了。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①如何把语言学变做为人民服务，推动四化建设的一种力量，这是摆在语言研究者面前的头等重要任务。这就要求语言理论的研究者，一方面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深入研究语言的本质论、功能论、结构论以及方法论，一方面要深入进行实际语言的研究，尤其是对汉语的研究，从中概括出有价值的理论。即用一般理论指导具体语言理论，用具体理论丰富一般语言理论，使二者的研究辩证统一起来。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75页。